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取小

◀號三廿第▶

日四十月四年二十

日九廿月二年亥癸

圓銅二售★張四號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現在開日一刊。常刊四張。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本報零售每份二分。定購每月大洋三角。全年大洋三圓。寄費在內。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每行每號三角。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每格每號一圓。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小橋南銘新里良晨好友社

寬限外埠欲定最小報全年諸君

凡四月十五日前發信來定者。仍贈值洋七角之「十七年後的」一書。惟決不展期。

外埠舊定戶。亦得依例補足現在全年報價。受同等之優待。良晨好友社白

心弦

「心弦」是一種旬報。刊登小說。戲劇。詩歌。准陽曆四月二十日出版。零售二分。全年連寄費大洋六角。郵票通用。心弦社編輯。上海良晨好友社總發行。

潘寄夢主幹

夢餘月刊

內容小說雜作。一切俱備。月出一期。函售郵票二分。定閱全年。大洋二角。郵費在內。現已出至第三期。本期刊有枕綠題詞。尤爲名貴。愛讀小說諸君。幸勿交臂失之。本刊並歡迎投稿。備有薄酬。

▲浙江袁花夢社發行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新設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即日承印。排式美觀。印刷清晰。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爲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存報尚有

▲最小報自第一號至第二十二號。均有餘存。但其中有數號。所剩不多。函購附納郵票四角四分即寄。定購全年者。亦可聲明補全。

▲最小報從前各號中。載有海鳴瘦鷗小寄塵卓果倚虹含我紅蕉烟橋碧梧廣愛維基枕綠諸君之小說開文。箇凡君之插畫。以及種種照片。大有可觀。

▲良晨好友社白

短篇小說

夢西湖語之二

下的笑

朱天石

◎夢西湖語之二
每一次泛舟集居閣下的時候。對山高呼。聽回聲以為笑樂。這是一種習慣的遊戲了。我在我們的同伴裏。最努力於這個遊戲的工程。一面出了險了。當我酒興發了。其實也是狂興發了。面漲得發紫。

。眼睛也閉了。直着破喉嚨的高高呼喊時。什麼可笑的字句。都從我的喉裏喊出。回聲又從我的耳裏傳入。我真快樂得手舞足蹈了。忽然間來了一陣笑聲。我起始並不顧忌什麼。因為同伴們每是如此的。所以仍繼續我的狂喊。後來笑聲愈縱。而且笑得怪。我猛然一回頭。原來隣舟有三四個少年女子。伊們都在掩口葫蘆。我猛然臉就羞紅了。心也羞紅了。我只得勉強作態的。呆望在集居閣上。但是一陣羞紅過時。我立覺得這是人間莫大的驕傲。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倡門中的死屍

王立方

那一天新聞報紙上載着一則新聞。那新聞上說。本埠某某路某里某妓院中。有形似外路人之某甲一人。於某日來院中游玩。攜有藥水一瓶。晚飯後傾而飲之。偽說是咳嗽藥水。詎甲至次日早晨。即行斃命。當由該妓院報告捕房。於昨日驗屍。驗得該屍顯係生前多服安神藥水。以致身死。聞某甲因投機失敗。無顏回鄉。故出此短見云。
新聞紙登載這一則新聞的那一天。那個妓院近邊。電杆木上的字。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紙籠裏。有一個人拾得一本破爛的日記簿。那日記簿上寫的是一行行潦草的字。

某月某日。嬌紅一心想跟我。可是我沒有錢去買伊的身。可惡的鴿母。索價又是很高。教人那裏好開口呢。

某月某日。今天我一到那裏去。嬌紅就倒在我懷裏。嬌紅着要求我替伊脫籍。我倒被伊說得有些兒不忍。我因說我們生不能做夫妻。死當為夫妻。

某月某日。嬌紅說。你昨天說什麼死當為夫妻。我看你不能替我脫籍。我們還是死了罷。我說你真肯死麼。伊說怎不肯死呢。你去買安神藥水。我

們就吃了死罷。你看好不好。我說很好。

某月某日。今天我就去買了一瓶藥水。從此我再也不做日記了。除非我死了再做。

某月某日。昨天伊不肯吃那瓶藥水。要我先吃。那有什麼難呢。明天我就先吃給伊看。日記上寫到這裏便沒有了。想寫那日記的人死了。

但是那妓女嬌紅的牌子。仍舊高高的懸着。並沒有死亡的消息。

人心的變遷

曹品三

一條很熱鬧的道路上。在那三叉路的旁邊。停着一副小販担子。正喊着橄欖一鈞買兩個。連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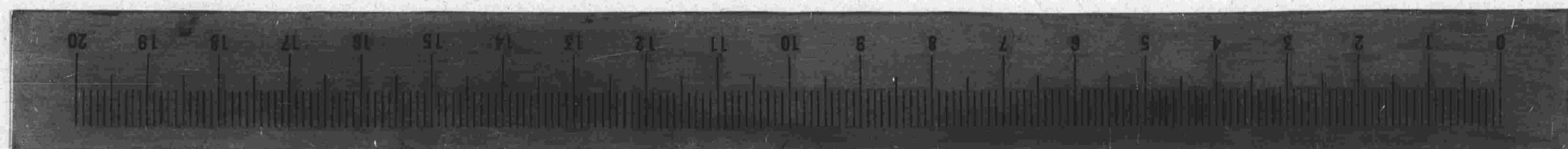
句喊聲未完。背後早走上一個如狼似虎的警察。提起他一只又粗又胖的腿。向着那小販的屁股上。狠狠就是一足。嚇得那小販突的一跳。回轉頭來看時。見是一個巡警。他連忙說道。『巡警先生。對不起。我就挑開了。』一面說着。一面整理担繩。正要挑上肩頭。冷不防那個警察。又是一個巴掌。弄得那小販手忙脚亂。越是要緊越是慢了。那巡警看見這種情形。益發怒不可遏。提起他手中的棍子。亂打不休。後來幸虧來了一輛汽車。巡警急忙過去照料。那個小販才乘此機會。急忙逃走了。
沒有片刻時候。三叉路口又停着

的後年七十

(錄目篇六十二說小容內)

十七年後的一吻
燈前之酒
一轉念間
榮譽與健康
影上爪痕
兩父之間
同夢
衾底良心
窗外之人
可憐的劣子
一塊肉
操縱
婦人之言
謠言
悔悟
小別七日
一年辛苦爲誰忙
陽春殘華
目前
隔室
藝術與慈愛
美境的破滅
雪宵匠籲
診費
毀譽
弔偶

請聲明
由閱最
小報中
廣告而
購買。
每部只
收大洋
五角。
寄費不
加。郵
票通用
張枕綠
著。上
海新碼
頭裏良
晨好友
社發行



一副小販的担子。那小販看見巡警走過來了。急忙向担內揀了二個最好的橄欖。送了上去。那巡警就和顏悅色。笑容可掬的接了。向口中就是一塞。吃了之後。並且笑說道。『這個橄欖味道真好。不知要多少錢一個。』買橄欖的真是知道心理學的。於是又向担中拿了幾個送與他。那巡警拿了之後。就過去司他職務。那小販也就從容不迫的把担挑開去了。

▼搭電車

葉克鈞

初夏的午後。陽光很劇烈地直射在黃浦江上。微波的水面上。發出一閃一閃的光來。映入我們的

眼中。好似在那裏指示我們說。『世事的變化。人情的冷熱。和水中浪波的起伏一樣。沒有停息的時候。』

這時候南市董家渡電車軌道旁邊。站着兩個外國人。——歐洲的或美洲的。淡黃色綢的衣服。在微風中飄動。日光由前面射到他們的面上。因戴着草帽。眼睛以上的頭部藏在帽邊影中。二人並排立着。不言不語。頭右偏。望着遠處。

叮叮噹噹的聲浪。遠遠送來。漸響漸急。電車軌道中間和近處走的人或車子。都向兩旁走去。有的且回顧且行。有的迅速地跑行。一霎間。這一段軌道。完全讓

給來的電車獨行了。那二個外國人。向軌道走近一步。視線在那裏跟電車過來。

開車的望來。知道他們是未來的搭客。見是外國人。覺得應該停了車。讓他們上來。他想雖然他們能夠跳電車。但一有意外。總是我開車的事。所以車子開到他們面前。慢慢的停了。同時賣票的在二等車中也見了。不意也伸手把鈴線一拉。叫開車的停車。略一會又打了二下。車身重又慢慢地進行了。賣票的向頭等車裏過來賣票。二人上車了以後。見頭等車中。已坐有五個中國的兵在。嘻嘻哈哈地正在談笑。他們便不進去。轉過來預備下車。賣

■最小第二十三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二十三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要的見這情形。又打鈴給司車的叫他停車。車又慢慢地停了。二等車中的人。和開車的。都回過頭來向這邊望。見二個外國人又下車了。但不知為什麼緣故。有的以為搭錯了。有的或者已知道了。開車的把開動機向外一推。車身重又前行了。

▼嫁了

潘琴軒主

邱若英生得何等的美麗啊。單論伊那一副盈盈秋水。已足夠我消魂奪魄了。說起話來宛如鶯啼燕

囀。嘸嘸動聽。這真是我豔福非淺。得能同伊在一校讀書。那時伊比我長一歲。我雖祇有十三歲。早知道愛情作用。對於心投意合的若英姊姊。自然愛護備至。遇伊功課上有疑難的地方。總是勤懇懇懇的替伊解釋。所以伊亦感激我得很。伊家中開了一爿煤炭店。倒也年年獲利。伊父母雙全。不過伊祇有一個妹妹。名叫雲霞。並沒有兄弟。所以伊父母想要替伊招一個女婿。作為半子之靠。但是我家世代書香。也算一鄉望族。我母親又愛如拱璧。那裏肯把我入贅伊家呢。唉！若英姊姊。你快快求求上帝。保佑你母親生一個弟弟。那末我們婚

事方纔有些希望咧。果然天從人願。到了我十四歲那一年。若英的弟弟出世了。隔了幾個月。慣作撮合山的張老先生。到我家來說親了。這樣終身大事。我母親也不許我旁聽。命我避了出去。我呢。再也狡猾不過。口內唯唯的答應着。却繞到隔壁一間房內。豎着耳貼在門隙邊靜聽。心內別別的作跳。原來他說的。不是別人。正是我刻刻在心的若英妹妹。我不禁又憂又喜。喜的是良緣得諧。宿願能償。憂的是恐怕母親不合意回絕了。豈不是徒成妄想。可也奇怪。任是那張老先生說什麼新娘的容貌美麗。性情溫和。學問優良。我母親總是

此書共出五冊。實價大洋兩角。函購加寄費二分。請閱下列內容目錄。便知值得買來一讀了。

▲
雜文

海外文壇零拾(十三則)	周瘦鵲
最近名小說家零評(篇三)	蘊華等
求幸福齋小說話	何海鳴
評改制後的小說月報	黃厚生
小說小話(約四十則)	枕綠舍我等
小說正宗	宋天石
誰願幹這件事的舉手	張枕綠
五種新詩集的批評	胡懷琛
小說讀者所應有事	范烟橋
小說的滋味	朱天石
小說和題目	張敏筆
古人復活記	胡寄聲
小說的勢力	聽潮生
我的偵探小說熱	程松齡
短劇本(三種)	秋鏡等

(尚有餘目不及備載)

將來的白雲

▽
現已付印

生育的各方面
裁婢會議
等不及了
結婚的良機
祈死俱樂部

◎上海新碼頭裏良辰好友社發行

婉辭回絕。張老先生却碰了一個釘子。遂把撮合消任。氣憤憤的去了。我母親也始終沒有向我提及。若英姊姊呀。負了你了。我實在對不住你。因為那時年輕面嫩。見了蔦生的人。還有些蠟蠟蟄蟄的。這種事情。怎敢向他老人家要求呢。唉。我負你了！我負你了！

無情的光陰。流水一般的過去。我到十六歲下半年。那時已在上海一戶銀行裏服務。過了一年。這時告了假。回家省親。第二天。就在街心裏碰着了雲霞妹妹。我劈口問道。你姊姊嫁人了沒有。雲霞鼓着臉。氣咻咻的答道。『嫁了。』我聽了不覺呆呆的立在

街上。良久良久。我正要與伊說話時。伊早已不知去向了。

▼嫁了

潘心伊

七年以前。我還是一個九歲的小孩咧。那時我和伊在一家私塾裏識字。伊比我大兩歲。所以我常叫伊姊姊。

伊的母親。是很古派的。便把伊的腳。纏得很小。我時常和伊取笑。唱着『小腳姑娘。廟裏燒香』的歌兒。伊聽了。便怒着對我說。『你再唱……我要打你的嘴巴了。』

先生家的後面。有一個小花園。裏頭却也有着幾座假山。兩隻亭子。一條小小的池河。還種着許

多樹。和很美麗的花。我和伊放了晚學。總到這園裏去游玩。有時候我折了幾朵紅花。插在伊的小髻上。伊也折了幾枝樹枝。當做馬鞭。和我在池旁邊賽跑。有一次。伊被一塊小石子絆跌了。便破了些油皮。後來被先生知道。便不許我倆再到花園裏去。

有一日春天。伊忽然伏在書桌上睡着了。我一時高興。便去拿了一枝破筆。把墨亂塗在伊的臉上。好像三國志上的張飛一般。伊醒了還沒覺得。另有一個同學。告訴了伊。伊便鬧着要對先生去說。我嚇極了。便央求伊道。『好姐姐。我再也不敢這樣了。這次饒了我罷。』說着。便把伊臉上

■最小第二十三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二十三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的墨搽去。還作了好幾個揖。我並沒有和伊反過臉。但是有一回我背不出書。要伊題我幾句。伊不肯答應。我便恨着伊。回到家裏。拿了一張白紙。寫上伊的姓名。還加上『小鬼』兩個字。便去貼在伊家的門上。伊看見了。明天到了學裏。一聲也不理我。結果。仍是我去向伊賠罪。那時候。我和伊的年紀還小。並不曉得甚麼愛情。一天。我偶然戲着對伊說。『我的好姐姐……你可肯做我的娘子麼。』伊聽了。低着頭不響。不過漲紅了面孔。好像已經默許了我也似的。不多幾時。我到別個學校裏去讀書了。伊也去學女紅了。從此以

後。我便沒有見過伊的面。

今年正月裏。我忽然和伊在親戚家裏碰着了。這時伊的手裏。還抱着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原來伊已經嫁了人咧。但我覺得伊的臉蛋兒。比七年前瘦削得多了。這其間相去七年。

關於小說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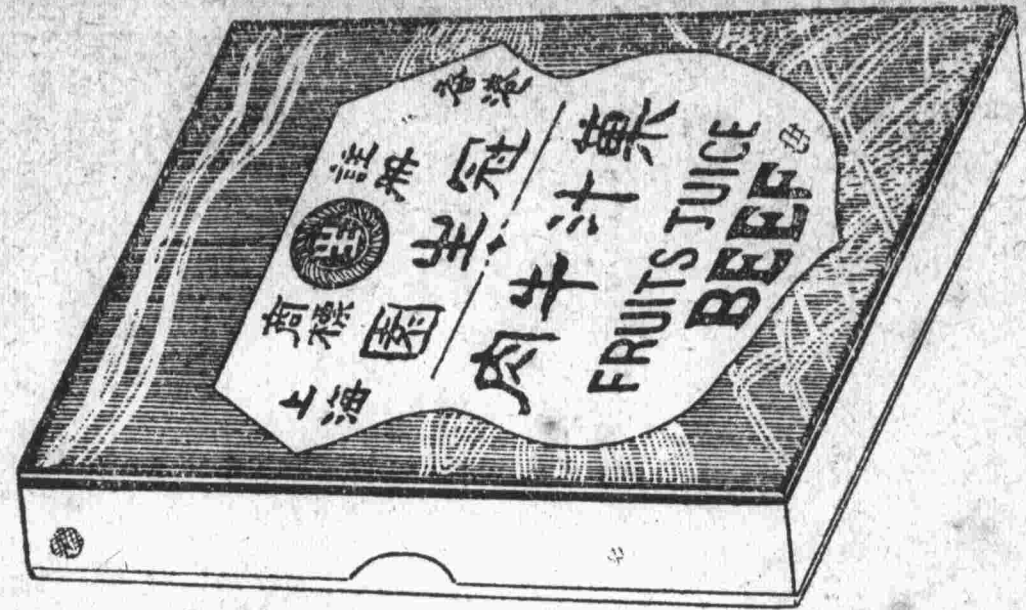
▼精神

原質

聽潮生

文學有一種精神。任你怎樣顛撲。他的精神。始終不會更變的。小說是文學的一種。自然也自有小說的精神。任你怎樣翻新變舊。總不會失掉他原有的精神的。

拿淺近的說起來。豬肉是食料中最普通的一種。不過因為烹調法的不同。他的名目就五花八門了。什麼炒肉絲呀。炒豬排呀。清燉呀。紅燒呀。因為名目不同。所以滋味也就兩樣了。因為滋味兩樣。所以大家的嗜好。也就不能一致了。公好饅頭婆好麵。各有各的胃口罷了。不過烹調法。雖是不同。他的原質總脫不掉是豬肉。所以喜歡喫清燉的人。說紅燒的不配胃口。是說得過去的。要是說紅燒的不是肉。那便不成話了。喜歡看新式小說的人。說老式的不配個人眼光。是可以的。要是說老式的不是小說。也便不成話了。反而言之。同此一例。



冠生園牛肉汁

吃冠生
園的菓
汁牛肉
越吃越
要吃

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冠生園
代售處
各地食店

萬奇全書

化了兩角洋錢。
得知一百六十件奇
事。

惟買萬奇全書。

有此便宜。

●函購郵票通用

●另加寄費二分

▲良晨好友社發行

枕綠社會小說集

愛個絲光

內容社會小說
十三篇。讀此一
書。勝讀十幾部
長篇社會小說。

◎每冊連寄費大洋二角二分
◎上海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久已馳名的枕綠雜作集

◎內容小說筆記詩文俱有

綠社會小說集

▽特價每冊連寄費二角二分
▽上海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徐卓呆著

不知所云集

滑稽白話詩
可唱亦可歌
唱到半中間
包管笑歪嘴
每冊二角 大東書局發行

最小報所徵求者

(一)短篇小說
(二)關於小說之文
(三)小品閒文
(四)圖畫照片
(附白)文字畫片。須未經發表者。略備助興之
酬。有需何種酬者。可於來稿時附帶聲
明。預備不取退還者。請附郵費。
▲良晨好友社啓

閒文



閒文欄爲助讀者興趣而設。容載俏皮論文。遊記。事記。專談。專評。詩詞。笑話。種種小品文字。並綴種種插畫。讀者可隨意投稿。

閒文欄內附有「談言微中」一個小欄。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投函質問。由編者爲之解答。

瘦腰大腹

鄭逸梅

去歲夏日。予與丹斧眠雲君博三子。茗話於吳苑深處。解衣磅礴。旁若無人。予則瘦腰如柳。丹斧則大腹若瓠。丹斧乃笑對予吟曰。大腹不如我。瘦腰猶是君。遂相與大笑。

死 童心園

最小第二十三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二十三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詩翁述懷

邵求和

有一位老翁。性喜做詩。但是他的佳作。却都是不精的。所以人家就給他上了一個小小的綽號。叫做「起碼詩翁」。

他入而久之。竟爲詩所迷住了。若有一舉一動。稍奇一些。就算他做詩的材料。所以走過他的小屋內。總聽見那「仄仄平平」的聲音。從那窗隙內傳出來。

起碼詩翁。今年已是七十歲了。他有三個兒子。他們雖是一父所生。可是各有特別的本領。大的愛嫖。次的喜賭。那第三位却只知整日整夜的臥在榻上。吞雲吐霧。詩翁既有這三個寶貝。他的

家產還保得住嗎。但是詩翁見了。倒以爲這是他做詩的材料。下列二首。就是他七十歲的述懷。古稀白髮老年翁。旦夕將要命送終。一朝閻王召我去。若要逃來不成功。平生希望今已完。生男育女最可憐。阿大阿二喜嫖賭。阿三吸上鴉片烟。

絕妙好詞

志浩

余前日經過某弄口。見二個十四五歲的童子手中。各有糖寶塔一隻。甲童道。我們二人將這糖寶塔各題詩二句。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乙童道。那是很好。於是甲童題二句。『糖寶塔來味甚甘。上頭尖來下頭粗。』乙童就接二句道。

(兒子急將伊拉住。夫病愈。)

第三幕

(子)你們全不死了。我可要死了。

(夫急將他拉住。妻又病。)

江心寺

景吉森

孤嶼浮江一寺幽。蕭蕭落葉四山秋。天光水色寒如許。吊古應生萬斛愁。

大好風光結伴遊。中流容與木蘭舟。大江日夜如斯逝。對此茫茫感百憂。

孤臣仗節挽狂流。忠義長昭日月留。鐵石心肝貞不二。英英遺像屹千秋。(文信國祠)

雙塔高撐峙碧岑。我來屐齒一登臨。東甌名勝千年在。閱盡興亡歷古今。

『倘然我來顛倒握。下頭尖來上頭粗。』我聽了這二句詩。不覺失聲大笑了。真是破天荒的滑稽詩。

不止

董觀良

甲買一只雞。乙見了問道。『老兄。你這只雞可是一塊錢買來的嗎。』甲搖搖頭答道。『不止。』(言不盡此數。乙開了詫異道。『這雞不煮。』)

三贏

董觀良

一個好賭的孩子。一天他先生命他對一課。課的題目是「讀書」。他答道。『這個課容易了。四個人又麻雀。一個獨輸。(讀書)必定是三個人贏了。就對「三贏」罷。』